

作家书稿

父亲，在路上

■董素芝

四

农历二月是我繁忙的一个月，因为长达一个月的庙会，很多时候中午不回家吃饭。大概初六那天晚上，听妈妈说爸到底还是把三轮车买回来了。买就买吧，明知挡不住的事。有时中午或晚上会看见父亲推着三轮车回来。家中的门台高。父亲上台时很吃力，我会去拉上一把。对父亲一贯信任的我，甚至想，父亲买了心爱的东西，心情好，也许是个好事情吧。

似乎有两个中午，爸从外面回来很晚，要他吃饭，爸困得都睁不开眼，似乎要睡着了。没想到父亲怎么会这样，想他歇息下就好了，也没放在心上。

几年前淮阳公墓刚建时，有熟人推销墓地，刚开始我非常忐忑，不怎么接受，想买墓地这样的事会让父母不安，但爸听说后非常乐意，又担心爷爷奶奶的坟地将来会荒了无人去。二姐说，那就买两块，把爷爷奶奶的一块迁来。还记得那晚的情景，听到二姐的建议，一向眼神混浊的父亲眼睛突然一亮，分外精神，让我想起年轻时那个清清爽爽的父亲。他麻利地转身回屋，说现在就去拿钱。

父亲是个孝子，奶奶生病那些年，家里只有我和妈在家。那时的我还小，爸在乡下卫生院。大姐在开封常年不在家，二姐、三姐都做了下乡知青。妈妈当时在办事处的小厂里要白天晚上三班倒，很辛苦。为缓解妈的压力，爸有时把奶奶接去住一段，有时一次住一两个月。

爸是奶奶的独子，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时，自然会想到和爷爷奶奶在一起。

清明节前，爸几次催二姐让她找出几年前买来的墓地证书，说想看一看编号，想知道在哪个地方。我们都在忙着，又觉得这也不是父亲这个年龄操心的事，就没当回事。

清明节那天中午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兴奋溢于言表，哈哈笑着，说他去仙景园（指公墓）了，知道了我家买的墓地在哪儿，他说对这地方非常满意。父亲大笑着，孩子似的很夸张地大声一报出编号。

父亲异常兴奋的神情让我一脸的错愕，心想，墓地有什么好看的，在哪儿又有什么好兴奋的。同时，也有一种惊悚掠过心底。

清明节过后的一周后，一早醒来，突然莫名伤感，突发奇想在电脑上写日记，有了开头的“温情”文字。同时心里也很焦急，想二月会就要结束，郑州还有朋友约我去写稿子，我还要整关于庙会的稿子，想在家里整稿子安静，就不去单位了。

八点左右，父亲却在门前闪了一下，看见我在房间里，爸又退了回去。我的电脑在三楼的东屋里，爸八十大寿时录制的光盘也在这个电脑里。曾对爸说过，想看录像了自己打开电脑看。莫非爸以为我上班了来看录像？于是，我收拾东西去单位，给爸打开录像。第二天我上班前，爸又在门前闪了一下，我重复了昨天的程序，为父亲打开录像。

连续三天，在三楼的黄昏里，我一遍遍唱郑智化的《老么的故事》：“黑色的煤渣/白色的雾/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/养活

我们这一家/骄纵的老么/倔强的我/命运是什么我不懂/都市才有我的梦……通往坑口的那一条路不是人生唯一的方向/晨曦中模糊的脚步声已忘了最后一次的道别……在物质文明的现代战场我得到了一切却失去自己/再多的梦也填不满空虚真情像煤渣化成了灰烬/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/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……”

我有无法说出的绝望。因为我的忘我投入，两个女儿跟我形成了合唱。

第三天凌晨，两点多醒来，横竖睡不着。忽想起是自己的生日，忙活一个月也没好好陪父母吃顿饭，想中午一定和家人一起放松一下。凌晨四点，三楼的我被楼道里的脚步声惊醒，一个声音传过来，快起来，咱爸又犯病了。我手忙脚乱地穿衣下到一楼，看见父亲嘴里吐着白沫，已说不出话来。

听妈妈说，也正是凌晨两三点，父亲突然不适，不麻烦人的父亲并未叫醒我妈，他在黑暗中挣扎着，直到我妈感觉到动静拉开灯，问爸怎么了，他才说“我起不来了”。我手忙脚乱地为爸擦洗了一阵后，已是四点二十，救护车仍未到，问妈要不要给二姐打电话，一直未说话的父亲胳膊半扬着摆了又摆。

五

父亲走了，走得这么急促。头天晚上，爸还坐在客厅里兴致勃勃看《梨园春》，二姐在里屋给我妈汇报外甥文武三月十六结婚的事，父亲时不时会掀开布帘问我们讲的啥事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年轻时不喜回家事的父亲，耳背后，更是很少问，只是因为二姐几天未回娘家他才这么热心。二姐大声说，正准备文武结婚待客的事，父亲笑着点着头出去看电视了。

但今天，父亲说去就去了。我的生日成了父亲的祭日。老天要我以这种疼痛的方式纪念父亲。

在处理父亲的后事时，表姐说：“半月前还看见我三舅骑着三轮车在西关没修好的桥边骑得飞快，像年轻人一样，想三舅的身体真好。”

还有亲戚说，在太昊陵西的环城路上，他们也看见骑着三轮车跑得飞快的爸爸。

我设想父亲的路线，从县城北门到北关太昊陵，穿太昊陵广场转到西关环城路，再从西关转盘经过大同街、新华大街回家，转这一圈差不多要二十华里。

回想父亲两次睡着般疲惫不堪的镜头，我忽然明白，我的父亲，九年没骑着自行车的父亲，如今却骑着这样笨重的脚踏三轮车穿越淮阳城，这需要多大的力气！

我似乎看到父亲推着沉重的三轮车走过淮阳大街，骑过淮阳北关，推车过太昊陵广场，又骑车穿过西关环城路，然后经过大同街、新华大街回家。

到家后的父亲松下一口气，穿越淮阳城，他九年的缺憾补上了。他可以安然睡觉了。

我猜想，骑在三轮车飞奔的父亲一定早忘了自己姓甚名谁，更忘了自己的年龄体力，他只想在他十年前自如穿梭的地方再自由地骑上一把，过上一把瘾。

可是，我的父亲又哪里只是在骑三轮车，他分明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他留恋

的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想起前两天他不停地看八十大寿的录像，我泪流不止，父亲分明是在一次次回味中与家人告别。

半个月后，三楼的金银花以前所未有的浓艳开了，她们让我想起《城南旧事》里英子那纯真的声音：“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。”而今，爸爸的紫荆花开了，凌霄花开了，父亲用五年时间修剪的从一楼架到三楼的葡萄架，还有紫珠花、扁珠、朱顶红、鸡冠花，那些叫不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在春天里一片葱郁，而父亲却去了远方。

从一楼到三楼，点点滴滴，我的父亲，你的气息无处不在，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你的踪迹。走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上，我第一次感到了家的空大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依无靠。没有了父亲的家，空空荡荡，空，空，从未有过的空，让家失去了支撑点，失去了平衡。

父亲，你坚实的臂膀我们靠了许多许多年，此时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。

几个月后，在杭州永福禅寺景区内，僧人的一幅摄影作品让我陡然看到了父亲的影子。

左边是篱笆墙，右边是凌乱的石山，脚下是层层叠叠的山路，在灰蒙蒙的天幕中，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袍的僧人踽踽独行，前方山路迷蒙，身后是圆圆的落日。

僧人的背影在迷蒙的山路上矫健而沉稳，这一诗化的场景让我想起父亲。

踽踽独行，不正是我父亲的写照吗？我的父亲，他一生都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戴发修行。

那迷蒙的远方是对父亲的召唤，那红红的落日是父亲留下的余光，或者，也正是这余光，牵着我的父亲再次走向远方。

父亲远去了，在路上。

对远去的父亲，我还想像以前那样，拿出喜欢抒情的德性，不惜用三年五年的时间，攒足劲把酝酿在心中的情感浓烈表达，可是，我亲爱的父亲，你的女儿，已无法像以前那样拧上发条一直上劲，然后释放那压抑的情感，如今的我已像那失修的发条，滑轮了，只能写下这琐屑屑的文字。

父亲三年的祭日到了，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父亲不知从哪儿闯了回来，一副匆忙急促、旅途疲劳的样子。我心里一惊，再看父亲，却是一个画面，父亲在宽幅的屏幕上，青面青衣，中年时的清瘦模样，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像多年前的的卡布料，朦胧中，父亲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。

父亲说，他去党校学习了三年，如今结束了。

梦中的我松了一口气，庆幸父亲又回来了。我们又生活在一起了。

三个月后，我又做了一个梦。

深秋，三楼，秋末的残枝败叶中，硕大暗红的鸡冠花挺立着，这时，我看到了父亲，他正看着花儿对我笑。父亲说，前一段身体不好，快不行了，到一个地方养病，调养了三年，现在又精神了，就又起来了，哪里都可以去了。

暗红的鸡冠花泣血昭示着时光/轮回，给我以残阳如血的壮烈，那浓烈的红瞬间撞击心扉，让我感受到了强烈被撞击的疼痛。

哦，父亲，父亲。

(完)

随笔



爱相随

■陈艳芳

入冬时的一场感冒让我连日高烧不退，一病竟是数日。身体不适，又惦记着工作，每日心情无比烦躁，无法平静下来，幸好有孩子陪伴左右。

那天夜里又是高烧，量体温、吃药……一直折腾到天亮。儿子吃过早饭，很严肃地说：“妈咪病了，今天我不想去幼儿园，我要陪着妈咪！”他的奶奶听了，一时不知所措，急忙过来问我怎么办。我把儿子叫到身边，告诉他我已经不发烧了，还准备去上班呢。儿子这才放心。他转身离开的一刹那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作为一个母亲，我给予儿子生命，可是儿子也给予我幸福和快乐。他用一颗柔软的心守护着我，以稚嫩而倔强的手臂拥我在他小小的怀抱，和我亲昵、嬉戏。

“我爱妈妈，妈妈打我也是好的！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“妈咪，你是我的小心肝儿，我爱你！”他一脸温柔。“妈咪，我爱你！你是我的好宝贝！”他热情似火。……

儿子说过的每一句感动我的话我都记在心里。

别人都说儿子是个内向秀气的孩子，实际上他是个调皮可爱的小坏蛋。他的小脸总是微笑着，这让他看起来阳光、帅气。由于平常忙于工作，我对孩子的关心、照顾明显不够，我很自责，可儿子从不怪我。有时候被工作、生活上的烦恼困扰，情绪难免低落，儿子总会伸出手臂把我拥入怀中，紧紧地抱住我，柔软的小嘴唇贴着我的耳朵，轻轻地悄悄地告诉我：“妈咪，我爱你！”他那细细的呼吸如微风吹过，甜甜的声音、暖暖的话语让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儿子对我的爱，就在举手投足间，有他在我身边，还有什么烦恼放不下呢！

国庆期间，儿子因肺炎住院治疗。同病房的一个孩子因为玩手机被他妈妈又吵又打，一直在哭，谁都劝不住。儿子被那么“暴力”的场面吓坏了！我到病房后，儿子扑过来抱住我，小声说：“美羊羊姐姐，我爱你！”“亲爱的小灰灰，我也爱你！”病房里的人都笑了。我嘴里虽然不说什么，心里却很骄傲。儿子听话懂事，从不哭闹，每日在病床上下军棋、象棋，治疗期间竟棋艺大增，这么乖巧的孩子怎会让人不喜欢？！

“蓬头稚子学垂纶，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，怕得鱼惊不应人。妈咪，你喜欢这首《小儿垂钓》吗？你给我讲讲它是什么意思吧！”儿子看着我，一脸微笑，这话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我一边给他解释，一边手舞足蹈地比画着，说着说着我们开始傻笑，笑那个钓鱼的孩子，更笑对方开心时的傻样子。盈手可握的幸福往往存在于平淡的生活之中，用心爱，幸福就这么简单，触手可及。

“妈咪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！”儿子亲吻我的脸庞，大声说。我们开始学大兔子和小兔子相互表白自己有多爱对方。

当你很爱、很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也许，你会想把这种感觉描述出来。可是，就像大兔子和小兔子发现的那样：爱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衡量的东西。即使如此，小兔子也总想告诉大兔子有多爱它。每一次我都会被这个简单的小故事所打动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伟大的，拳拳父母心历来为人所称颂，而孩子对父母的拳拳之情则往往被忽视。用心聆听，用心感受孩子的爱，每一位父母都是幸福的。孩子对父母的爱，温柔、温馨，是世上最好的爱。

成长中的儿子每天都会带给我很多的惊喜。“妈咪，我没有翅膀，我还会飞呢！”“儿子，你长大了就会飞了！”

“妈咪，不想离开你！”儿子搂着我轻声说。

“儿子，我更不想离开你！妈妈多希望可以牵着你的小手一直走下去。可是，雄鹰长大了总要飞向蓝天，你长大了也要离开妈妈。”我不忍心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是儿子总有一天要离开我，去创造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想应该让他有心理准备。趁孩子还小，好好享受我们相守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吧，别让幸福的时光轻易从指缝间溜走！

每一个清晨，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儿子微笑的脸庞；每一个夜晚，儿子和我两两相望，眉间心头俱是爱意。有儿子相伴的时光总是这么开心、快乐。你在，阳光就在！一生有你，幸福就在我身边！

在孩子的人生之路上，我们不是规划者、设计者，只是引导者，是孩子最爱的亲人、最好的朋友。

做幸福妈妈，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。

感谢上苍，今生有你，爱相随。

